

論

語

後

案

論語後案

定濟黃式三學

子路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孔曰先尊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先訓導孔注是釋支勞鄭讀力報反勞爲慰勞之勞民未知德以身導之民知化德必慰勞之也王伯申云先之勞之也勞之勉之也勞之訓勉見呂覽孟夏紀注

請益曰燕倦

**集註** 孔子曰子路嫌其少故請證  
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集註**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  
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證則曰無倦而已未嘗  
復有所告姑  
使之演恩也

**集註** 先之勞之所敗者貴何以嫌少請多何辨引孔開吳才  
老耆前賢之漸非也曲禮請益則起在益爾受能不了欲師  
更明說之下卽引此經以證然則請益者請申說其所以能  
如此也若以無倦者謂導先之慰勞之性不倦者能如此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敕小過舉賢才

**集註** 王曰先有司言爲政  
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

**集註**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及其成  
功則己不勞而事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  
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  
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季氏魯之執政**問政者問季氏治魯之政也經云故小過注補言大者不得不懲然既謂之過大者亦從寬典小者遂赦之也舉賢才者或用於家或升諸公所設甚廣注云有司得人言其一可

### 白焉知賢才而舉之

**賢才**先知之而後舉之故問知士之術也

### 子曰舉爾所知

**子曰**子所慮者在不知夫子以爲賢才各有所知但慮其不舉耳古者薦舉之法祇是舉其所知得其人則受進賢之賞不得其人則被濫舉之罰黜陟之內刑賞因之國家所以得真才而士之爲知己報者亦激切也若泛然求之不知姓名之人安得行此陸敬輿曰知人之難聖哲所難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違其材枝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覩矧聲華則趨轉顯長而沈退之士莫升是必繁與交親滿詳本末揆其志行認其器能然後守道藏器者可

得而知沽名飾說者不容其僞是以辨代有鄉舉里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厥試廣勗求教行能息馳驚也

### 爾所不知入其舍諸

**爾**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

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爾**仲弓適齊以書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下備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惟比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教小過則下喪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此三者不可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爾**人各以類聚既舉賢才而賢才復接引以進由所舉而廣所知正解焉知賢才之廣也陸放輿曰廣求才之各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是也注錄程子說欲為自矜明察與固權市恩者戒非所以論德行科之大

也賢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包**曰問往

將何所先行也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史**記世家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有往將何以先行之言朱子注本此然世家云魯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衛十一年歸魯與注所言年數不合據十二諸侯年表又與注自楚不合狄惺庵作孔子攝年云哀公六年歸魯十年自魯如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馬**曰正

百事之名

**遷**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素與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

爲先

**集注** 據史記正名之大而寬先者父子之名也韓詩外傳五新序五云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得臣之機定二文皆引此經必也正名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引君子於言無所苟實性篇引名不正則言不順漢書藝文志名家節引此經以名爲名位是馬注所本北宋儒者引此經皆以名爲名位之說醉用馬注也鄭君康成云正名謂正書字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百名以上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數不行欲正其文字之誤此別一義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包曰**

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迂鄭君** 作于于性也子之于也奚其正七字屬一句言往仕而不能正也禮檀弓易則易于則于正義云于音近迂

迂是廣大之義故論語云子之迂也與此同段懋堂云子路先稱聖志之廣大而謂言其不能正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孔曰野猶不遑也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對也

說文敘末引此經於所不知蓋闕如也許意以正名爲正字與鄭君注阿故引此段氏曰蓋闕疊韻字凡論語言如字或單字字如履如長或重字申申如天矢如是或疊前雙聲字取賸如翰窳如蓋闕如是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後漢書梁統傳引經中作衷措

作  
厝



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起罰

楊氏曰名不常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喪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禮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王道不外彝倫而家人莫重於父子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替嫂廢隙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本孝出治父子之倫爲重也治國者不正一家父子之名而欲正一國之父子無諸己而未諸人言之則一己多忌憚之私而事亦阻窒而成矣禮樂刑罰之大也禮莫大於父子之序樂莫大於父子之和刑罰莫大於不孝三者失而事之不成甚矣是以治世之要務在彝倫故敘

又曰古書重聯之句類以普句貫下名不正而凡事不成則禮樂之大者決不與也禮樂既出名不正而不與則刑罰亦事之大者決不能中也俗解膠葛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苟而已矣

**論語** 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  
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

**禮記**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  
世子則職職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蓋及次  
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則職之子輒以拒  
則職夫則職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非父之  
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  
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  
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  
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卒成其難徒知會焉不避其難之爲  
義而不知會理  
之會爲非義也

**禮記** 春秋定公十四年齊鄭世子魋職出奔宋所以罪亂  
之盛公哀公二年魯納衛世子於戚所以罪滅倫之輒而制

職無幾諫說此之說以刃刺母苟其力之能辱既辱母返脅  
父孰不可忍迨其父執母手以登臺力難而奔出奔以後其  
父若母必徵成其平日之不孝而罪愈彰盛公受舊趙執按  
手之辱誓不服晉兵亦公憤而願受五伐之苦訓職奔晉主  
執既失子道復授敵以觀觀之謂尤衛人所心亦苦盛公既  
卒國人以嫡孫常立而立之則職於父位未葬以督師殺國  
父次之謂何又因以爲利且趙執者積忿于衛因借之以誅  
滅劇職決不能止之衛人於趙欲拒職下能不拒職公較二  
傳有以王父命辭父命之文此衛人拒敵之說不謂已而出  
此也厥後制職返國周之令辭有曰弗敢弗休曰悔其可追  
豈見職之立非周天子意矣母者子責子落聖門高弟疑  
夫子之爲嫡君疑讓國將貽後世以名爲難正世不謂使  
輒讓國犯其所難而事未必行即使能讓國而告之天王  
詢之亦難得國法非制職此子路所以言奚正子實所以道  
窮其怨與然則夫子以爲仁者之難也之不宜也職公  
論也非輒之所事也其有能拒父之非也其行安能也  
於父而已讓國於父非已所得事也元正之說之原而父  
之能得國取不能得國行之公說也已輒以爲示仁者仁而

表服者其立心必如是不可有割國之心也若夫子之壽盡  
衛事必有違其是先儒謂夫子必使觀讓國于及子與或謂  
輒不得弄父讓郟祗可逃而本之或又謂公子郟決不肯立  
惟則立一人而輒以身從父或又謂春秋經既書世子則身  
爲世子之國或又謂當日之名必不能正而必也正名者教  
子路之不仕衛俱於事情未核式三謂則讓不讓母而忍於  
殺忘父之讐倖父之疾乃依其強大以求入此罪之彰明較  
著凡人不得欺者則輒從讓國而讓之不宜得國可知讓不  
宜得國則宜得國者非輒而難常是時率周天子之命以平  
定衛難明告讓以不得立之義讓不能不服且輒苟有讓國  
之數職之怒必辨職怒既解而知己復無得國之勢將有啟  
圖爲職計者必謂國之他君不如立子而安享於迎養之日  
輒於是可立矣夫輒以讓國爲正使輒與蒯聵俱不得位而  
則立一君輒盡其仁心而已所答子貢之問是也若蒯聵就  
替而輒得立職不欺已成之父以爭國輒不拒  
出區之父而得位此名之正所以可言可行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爾雅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種五穀曰稼種菜蔬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

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後世謂耆種樹之藝於民亦有小補然老農老圃自知此學之者未必精於彼而薄之不用也農老圃之業可小人者老農老圃之類也李安堂曰樊遲欲講明其於樊須之有九流也然運豆之事曾子不用况稼圃乎故夫子拒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取上好信則民莫

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祿

借字說文襁負兒衣也襁類也

孔曰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子以情實也

義與信並以威德何見學稼以表其子負首以表其子

**國** 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禮緣縷焉，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吳遲遊聖人之門，而闕核圖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稱農圃之不知，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還其終不喻也。來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辨所言者，意有在也。

**國** 士有大人之學，一旦得位行道，功效既闕，老農老圃自願爲之役，不待教民稼穡樹藝而事已理也。注楊氏說，選貶先賢從游，尋章注遂有粗鄙近利之皆非失之。

### 子曰誦詩三百

**國** 同官大司樂鄭君注倍文三編以聲節之曰誦。皇疏背文而念曰誦。口讀曰誦。式三摺此指口讀者也。段氏說文注云：碩書即籀書，乃釋其義。後人以讀書爲誦書，而讀書者，妙揀段說，則誦與讀亦異。此皇疏所謂口讀也。

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參亦奚以爲

**獨**

**獨**

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感發故輔之者多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寧經將以政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

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百此學者之大患也

**獨**政之大本莫先於正心修身詩則舉一代之盛衰必推本於在上者一心之好惡一事之興廢而大本等矣政之由民必以正萬民而宏政之用詩則備庶事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使誦之者知體民之情遠民之欲必出於至誠至恐大學之所謂絮矩孟子所謂得民心有道者得真於此故夫子望其授政而達也專對如稟命守命之專使三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全專可之道也專對整於學詩君人雖有不平之鳴而本之詩則整於道也雖有相尤之語而本之詩則教厚民而不起於地雖有不平之鳴

皆詩之教也其不能者口誦故也云雖多亦奚以爲者多指未剛之詩也以用也爲語助詞言誦此三百而無用雖誦此三千亦無用也此與恩無那章皆謂詩後之言一言剛之而體始正一言剛之而用已全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訓令**

教令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訓**

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河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遇之政亦如兄弟

**訓**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變亂政亦相似故夫子歎之

**訓**

宋子注歎其表包氏注息其感漢書馮奉世傳野王立相代爲太守吏民嘉美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還還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類注引此經以證漢師相傳如此處疏衛瑾曰言治亂略阿



又一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

王曰荆與蘧瑗史錯並爲君子

公子荆衛大夫

王注所言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魯有公子荆見左

傳哀公二十五年經言衛以則之也居室朱子文集云猶處

家事舊說云

爲居室非也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苟聊且權善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

以欲速盡美果其心。揚氏曰猶爲全美則果物而驕吝之

心生公子荆曰苟而已則不

以外物爲心其欲屬足故也

始有不能聚合而曰苟渙聚矣少有則合也不能完備

而曰苟完備矣富有則完也不能華美而曰苟華飾矣荆以

不遂而其心能知足焉是取也。墨子親士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韓詩外傳五曰：知足然後富，從之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皮帶美座，右銘曰：蓄食念饑，夫其食即飽矣。粗衣思凍，民其衣即溫矣。

### 子適衛拜有僕

**御**

孔曰：孔子之衛拜有御。

**僕**

僕御車也。

爾雅曰：此處謂僕者，辟等也。蓋古時僕人爲之，周禮諸僕皆大夫士別有人，率馬駕車，此僕既知車事，故監駕也。

### 子曰庶矣哉

**庶**

孔曰：庶，眾也。言衛人眾矣。

**庶**

庶眾也。

井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疏**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

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傳** 富之之術朱子以制田里薄賦斂提其綱在春秋時固可行徹汰矣後之人果何以行井田而革賦弊乎曰此不可易言也荀仲豫謂漢高祖光武當大亂之後土曠人稀可以行井田而不行非此時而行井田曩擾不一矣馬氏邇考言不封建不可以行井田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必封建之時能周知之非周知之不可行也限田之法漢董子嘗言之與皆言之陸氏云筆化人事當有漸則非徐緩以圖不能行限田限田既行而後井田之法可熟議而緩行也賦稅之法後儒以唐之租庸調為善以用稅為非馬氏邇考謂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疏**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考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

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  
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師重傳臨雍拜老宗成子弟莫不受  
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  
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  
君者其能然乎

兼并之弊教所以化民之爭古者民並教長憐孤取捨好誼  
君命之得乘請車駟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駟馬民雖有  
餘財後物而無禮義功虛則無所用故皆與仁義而賤財利  
則教所以教民之恥而使之進於道也陸稼書曰庶哉一歎  
是老安少懷之心教是安懷實事不妄亦應使富未富亦  
不可棄教庶富教雖有次序祇重在富教不可須臾緩有反  
是時明其政刑之意一則此時先王之世未遠井田之制  
猶存卽學校亦未有異氏之舉整理尚易此望之之意也一  
則風氣漸趨於薄上不寡之彼將自謀富黠者必操奇贏以  
網利弱者必恃豪彙以竊取上不教之彼將自爲教君子與  
君子必以學術相勝負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相倚仗一切

貨殖游俠異端之徒將雜出於天下此憂之之意也宮致之道聖門弟子平居必講明條目如周官王制之所載故拜有不復問如何富之如何教之今處古制既湮之後須就經典中一一求其實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依說文作稭今借期會字

期月孔子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

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

期月說周一年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其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古語

公不能用而發

期月中庸以一月而為期月內則言期朝此以一年十二月為期月義各有異說文云稭復其時也諸義皆賅全吉甫曰期月與豐擾亂三年治定功成式三朝革弊化人以漸而致曰可者本秦去法整其大綱有成則諸弊悉去治化流行矣因是知因循苟簡與輕率更張者均失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者殺矣誠哉是言也

王曰勝殘殺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孔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得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諱厚幾致刑措度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正若夫聖人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言化當有漸也此豈流說是也勝殘去殺原非易事得賢人爲諸侯相繼百年乃能致之見行化有漸不能迫期也程子曰善人者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也既不中前人之弊以守之又不得聖人之道而行宜其緩且久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

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訓教化決也程子曰周自文王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而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遠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決於肌膚洽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仁者相親耦之謂也禮經曰上下相親之謂仁禮曰曰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地不必藏於己力惡不出於身不必爲己是仁道成也必世後仁者德君曰周自大王王季文武王賢聖相承四世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成王封紂之後故也魯吾注見詩宣矣篇禮繡衣篇正義然則王者取乳濟之後統天下以爲仁非三十年不可周季亦如此也漢書食貨志氏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二十七年遭九年食然後以德施洽也成王改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制言制國用以三十年之通孟子言菽粟如水火而民仁班氏以屏此說亦一義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困學紀聞曰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鬱臣董仲舒  
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霸王魏相以廉正翟氏不能極責安任  
陳以素行責氏妻以管王  
氏引證此章之義極明

子曰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

以吾其與聞之

羅晴江曰馬應貴九經攷異曰內府本  
作吾其與聞之

禮記周禮曰退朝則罷朝於魯君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也  
事者凡所行常事也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  
用必當  
與聞之

禮記曰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聞政事  
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因政是時季氏專  
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謀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  
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臣國政



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豈非國政也  
始意與魏徵獻殿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  
於有之

意成矣

季氏專政輒改古制夫子諱之季文子引鄭君注新季氏朝政  
在季氏驥因革者在季氏之朝尤夫子所諱也晉用刑鼎夫  
子言晉國宜守唐叔所受之法魯用田賦夫子告以有周公  
之典在宰由舊章聖心所樂若有大事紛更正當會集公朝  
詢及國老故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所以抑季氏教持有  
知國之舊典不可輒更張於私室也鄭君注君之教令爲  
政臣之教令爲事凡禮禮弓正義式三謂革故鼎新主於君  
者謂之政常則臣下奉行者理之事鄭君注義與馬注通如  
謂公朝常行之務致仕者必共聞之授之不在其位不謀其  
政之義有  
所未安

又曰國語魯歸公父文伯之母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  
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

內朝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戊季氏之政焉  
陳氏禮書據此謂卿以下有二朝式三家大夫二門則外朝  
當在大門之外內朝當在寢門之外魯語既言寢門之內婦  
人治其業是寢門外有二朝也韋注以外朝爲君之公朝固  
未必然兩上萬氏蒼惠氏齊謂兩朝  
云二朝依當時制言亦未必是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釋**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典  
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

**釋**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  
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釋**王肅幾訓近下孔注同言不可以若是句其幾也句於  
經未順矣朱子幾訓期必之期於下兩言不幾之意未順式  
三朝幾之借字爾雅說文皆云饋汔也汔卽終也又幾之  
訓終見淮南子穆孫訓高注言不可終於是而與邦處邦往

往由此終於一言而與邦終於  
一言而與邦釋意上下相合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  
與邦乎

**釋** 孔曰事不可以一言

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

**釋** 當時有此言也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  
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  
與邦乎爲定公  
言故不及臣也

**釋** 國之與敵分於較長與驕逸之心吾語郭偃曰  
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曰一言而與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  
曰予燕樂乎爲君嗚其言而莫予遠也

**言他無所樂唯樂此百** 孔曰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遠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言不善而無改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 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改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

**臣日始末有不喪邦者也** 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唯其言而莫予違則說而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歸分於此然則非譏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言其予違則說諛所蔽** 謝氏曰急所伏而人莫之告自古哀國之禍多由于此陸敬輿所謂天下大慮在於下情不通所謂忽於戒備遺於居安俾忠履之懷心甘諛詐之從欲不聞其失以至大失也

葉公問政

葉公問政

見第七篇

闕氏釋地曰葉楚縣名故城距今南陽府葉縣治二十里中有沈澗梁祠有方城山周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卽此括地志楚嘗爭霸中國連山累石於此以爲國城曰方城一謂之長城蓋春秋時楚第一重地也宜以沈澗梁鎮據焉式三樂左氏成公十五年傳許靈畏偏於鄭楚遷許於葉則葉爲許地昭公九年傳遷許於城父遷方城外入於許葉地入楚昭公十三年平王封許復居葉十八年傳公子勝曰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譬不可啓楚遷許於析而葉地復入楚葉遠方城爲楚重地故見於傳者如此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被其澤則其聞其風則來

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于夏爲莒父宰問政

**釋名** 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

**釋名** 莒父魯邑名

**釋名** 閔氏釋地曰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魯杜注云公懼而城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式三謂此或然或不然之辭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

**釋文** 本無作毋云今作無

**釋名** 趙鹿泉謂莒父下邑政久廢弛民亦無多望於上之安全盡善者子夏急圖改弦更張或以規近效期小康則迫而致之苟而安之矣趙氏以後儒輕所先賢故以此論莒父之政式三謂管仲天下才而弊在欲速見小後世之稱盛治者輒言霸王道雜舉亦同此意欲速見小之心此弊竊崇王之政也蓋亦因所問而答之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也。

**集注** 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集注** 事必審乎先後，緩急之條理不急于功而功始成。否則貪功適以喪功。百榘墮鴻水九載而積弗成，禹之疏濬行所無事，八季而告成功。是其一。輸必世後仁，百季卒殺亦時之必然者也。孟子曰：君子耕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曠此尤可吝欲速之弊矣。小利之利亦以利民者言，但就小則所失在大，爲偏隅謀生，誓不宏體，固經野之謨爲一時費經營不用長治久安之策，雖後世之稱善治者，豈未免此夫子之所戒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集注** 子曰：直躬，直身而行。周曰：有因而盜曰攘。

**集注**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後註 躬 鄭君本作弓云直人名弓見釋文莊子直躬證父尾  
生溺坎淮南子直躬父攘羊而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坎之  
二書以直躬對尾生似皆以躬爲名高氏淮南子注躬蓋名  
其人必系以直僞者故解直躬此與鄭君注合也齊詞止四  
職云直正也又姓楚人直弓之後是又以直弓爲姓名也躬  
从身从弓古音與弓不同鄭躬之作躬漢後字與音躬弓同  
此經本作直弓也韓詩外傳二載楚石奢之父殺人奢追而  
殺之自告於廷刎頸而死下引此經子爲父隱以正之韓傳  
所錄別一事袁簡齋以此還躬卽石奢未姓也據云有因而  
盜者書微子馬注因來而反曰攘往取曰竊孟子攘雞趙注  
云取自來之物也據古推讓正字史記漢書伶然竊攘之正  
字當作數證說文訓告錄非子五藏篇云其父竊羊而謁之  
吏呂氏春秋當務篇云其父竊羊而謁之上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 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耶



殺殺人奔竊負而逃避海濱而處當是時與親之心勝其於位不直何暇計哉

**禮記**皇疏范甯曰父子不相隱則傷教被教長不孝之風焉今王恣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不問其罪蓋合先王之典章江熙曰葉公見聖人之風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告毀備教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夸狄不可棄也

文華  
席字

**禮記**包曰惟之夸狄無禮義之虞猶不可棄本而不行

**禮記**恭主容貌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夸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敬上徹下得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時而益背推而遠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取先先難次之變人其取後乎

**禮記**經以三言言仁朱子謂包括顏淵仲弓二章之意人無此三者不能克己而愛人也恭敬析言則別書無逸正義引

鄭注云：恭在貌，敬在心。注說所本。明氏分別三問仁之先後，臆決難信。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釋** 子曰有恥

者有所不爲

**注** 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故以爲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責於能言而已。

**釋** 存於心曰有恥。可恥者，善於事曰辱，恥與辱相因爲士者，自省之心常防有恥，而見諸事者實無可恥也。皇疏引李充曰：當其宜行則恥己之不及，及其宜止則恥己之不免。爲人臣則恥其君不如堯舜，處濁世則恥不獨爲君子。將出言則恥軀之不逮李說，較孔注爲備。式三謂士之一己，綜總練才所行甚廣，以有恥賅之，有恥則物恥足，以振區恥足，以與所行之不辱者，可知使事之大，非特須諳練時務，亦重風節，凛然於此，不辱能本所恥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次从二聲  
正字作僞

此本立而才  
不足者故爲其次

孝也弟也皆行己之大者孝弟之大所謂武周之達孝  
所謂置之而塞乎天地博之而覆乎四海旋隨後世而無朝  
夕所謂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搜狩修乎軍旅  
而爲士之次者未嘗不相孚於目目切近之人宗族稱之鄉  
黨稱之積於中而著於外此非虛名堪證實行亦使宗族鄉  
黨有所矜式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族黨中安可  
少此人哉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

矣

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爲之硜  
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吹言可以爲次

**果必行也** 硯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陋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孟子** 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是求朱子注引尹氏曰主於義則言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未必合義式三謂士之砥厲言行者於義雖未精而未嘗不擇義信自備所言所行之合義而未信亦果此任義之士不失為士之次也若堅忍犯義之流明知非義而言之行之豈得謂信果哉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傳** 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筭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

**今之從政者** 益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部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答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歸實自得之專

也漢書車丞松贊引此云何足選也鹽鐵論雜事引此云何足選也選算古通用又通振鄭君於易雜物撰德撰作算注云算數也周官大司馬撰車徒注云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也爾雅釋詁舍人注擇數之曰算正與鄭君禮注合此文亦當依禮注爲備從政者有可選擇卽有恥不辱孝弟信果者也此外則爲斗筭之人何必選擇而激之非祭廟當時之從政者也或疑夫子之言不宜如此過厲而以斗筭爲自遜之辭非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

也

陳氏古訓曰狷俗字當从孟子作獷式三訓狂

也 狂狷變狷情變狷古今字異以狂情爲正

狷 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狂者進取於善選狷者守節盡爲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者也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  
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  
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俗  
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  
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急其次也如  
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  
古之人夷攷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  
欲得不屑不讓之士而與之性狷也是又其次也

行則道古書多行道互謂狂當作狂言其志之向往於  
古道也狷當作情於文情忿也不屑不讓悉之善者也狂能  
進取者詩載馳驅引鄭君注云仰法古例不顧時俗是進取  
一概之義也注云謹厚之人指畏縮不肯任道者言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孔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曰言巫醫  
不能治無常之人也包曰善南人之言也

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恃  
疾生故雖賤役而猶不可以無常孔子辨其言而善之

通編衣正義引鄭君注云南人較掌卜之人禮以此二語爲古之遺言似鄭君注較孔注爲確鄭君云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皇疏申之云巫醫爲治之不差歐陽行周曰巫以鬼神占覆以筋脈體無恆之人筋脈不足以自體鬼神不足以爲占歐陽氏說正同皇疏人多無恆而作巫醫者亦難不可以作言雖作也式三衆鄭君注以治謂作巫醫不能治句言所以不能治此業者以其人之無常也禮云不可以爲卜筮者古時卜筮統於巫也禮云龜筮不能知而况於人意謂巫醫尙不可爲而况於人道之全乎禮又引詩我龜既厭引書事煩則亂意謂無恆而作巫其弊必歸神而取煩厭也皇疏引衛瓘曰言無恆之人乃不可以爲巫醫巫醫則疑誤人也而况其餘乎此說是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羞从羊从丑作羞者俗

孔曰此易恒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道也

承之也朱子易本義曰或者不知其人之辭言不知其所自來

也。此注承訓進爲順。

子曰不占而已矣。

**鄭**曰：易所以占吉凶也。無恒之人，易所不占也。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蓋矣。其爲無常也，蓋不占而已矣。意亦略。

**通**。鄭君意以蓋惡之心，人皆有之。占吉凶者，必知蓋之所自來，而翻然改也。無恒則於易直不占而已。皇疏引禮記說以爲上，蓋不能占。無恒之人，別一說。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和者妻非民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和同聲言則通折言則別和者無忤於人而凡事參以取論之公不同所以爲和也同者苟合於人而凡事拒乎衆論之異不和所以爲同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與問孔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也。

一解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與問元曰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  
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

焉

依說文防備字作備  
全備字作備今通用

**易事**

器之度材而任官也

**難說**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

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易事**

以職受役也說以辭解釋也不以道而不說君子未

喜爲解釋也如盛世之有吁咈矣不以道而說小人違喜爲

解釋也如蘇張之游說是矣禮曰禮不妄說人謂不以虛誣

者說人也鄭君注引此經爲證而曰爲近佞媚也是鄭君以

說爲解釋之義也徐氏說文通論曰說者拭也解脫也若人

心有鬱結能解釋之也徐論亦是若謂小人私心易履理不

然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頌** 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矜矜

**釋**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驕小人逞欲故反是

**注** 寬大爲泰循分樂道而自足

也侈大爲驕矜才恃勢而陵人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傳** 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

模訥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

**注**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傳** 氏曰剛毅剛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注** 後漢書吳漢傳論引此經注剛毅謂強而能斷木樸

貌訥忍於言也彼李注必此經之古注也語語血氣方剛時

北山國語周語旅力方剛禮語剛四支以衛體合觀此文剛

是堅強之名韋氏國語注剛強也鄭君公冶篇注剛謂強志

不屈於此剛之正訓王氏以無欲訓剛式三謂多慾非剛无

慾亦未必剛也左氏宣公二年傳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國語

楚節下殺而不男合編兩文殺是果斷之精章氏國語注殺  
果也傳爲殺之正謂文殺受怒也一曰有決也能決於義  
曰有決所決不合於義曰曼怒其以決斷爲殺則剛者堅  
強而不屈挽殺者果斷而不游移此剛殺之分固書趨法強  
殺果敢曰剛質文剛強斷也蔡伯篇包注殺強而能決斷也  
此乃統言則合朱子於公治篇云剛者堅強不屈之意於蔡  
伯云無強忍也後開據此以殺爲持久之義然楚語強忍犯  
義殺也即據上文殺而不男之義章注忍忍犯義也是決於  
義義之忍非耐久之忍持久爲殺古未之聞釋錄朱子說剛  
是體質堅強殺是奮發作興氣象益朱子本義定見故有發  
辭也訥即訥于言之前能言而忍之非質之鈍也理子以四  
者爲質失之也程子曰殺爲輕浮巧判於仁甚遠故以此爲  
近仁此殺是也中庸力行近仁剛毅者勇決於所有事能強  
忍能忘私也前篇言巧言令色鮮仁木訥者真樸以立心不  
飾僞不  
售欺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

士矣朋友切切惓惓兄弟怡怡

詩棠棣正義引此  
惓作節怡作照

**惓惓** 馬曰切切惓惓相切

黃之貌惟怡和順之貌

**切切** 胡氏曰切切憂到也惓惓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遲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

又別而言之

**切切** 切切商饒貌惟怡和順用之注式三切切惓惓怡怡如由學問其積性情隨養而得之所以謂之士也朱子於或問云切切教告懇切而不揚其過惓惓勸勉詳盡而不遺其從卽本注所引胡氏之說意欲指子路所不足過於來濟遂與古訓不合且胡氏所云善柔之損決非所以規子路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即戎** 包曰即就也

戎兵也言以攻敵

**論語**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卽就也  
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效其長故可以卽戎。程子曰七年云  
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必世大國  
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論語** 此爲不教而戰與教不馴習者言之也世有賢君必須  
教之七年庶幾可以用之見用民之非可輕驟也張氏文潛  
曰治至于可以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爲邦至于可以用卽戎  
而後爲功也周公戒成王以立政卒之以詰戎詰戎者政之  
終歟陳君舉曰天下危其事則聖人難其言不期其速成而  
許以遲久不許以必進而許以庶幾聖人之意斷可識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論語** 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

之攻戰必被敗是謂棄之

**論語**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

戰必有敗凶之禍是棄其民也

受業王元恆校字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憲問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史記作子思問恥避聖孫之回字當如燕也篇

解原思此

由後改

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也

君無道而在其朝會其祿是恥辱也

而但知會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

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

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據孔注有道時以功祿祿君子受祿不誣無可恥也史

記弟子列傳云孔子本原憲凶本紳澤中本豐又云原思爲

論語後案

宰出處合乎聖  
人能事斯語矣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史記弟子列傳三國志經離  
牧傳注引經矣作乎上有子

息曰  
三字

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

其功怨忌小惡欲貪欲也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

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韓詩外傳一引原憲之言曰學以爲人教以

爲己憲不忍爲之也與此章參讀而其品可見矣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包曰四者行

之雖未足以爲仁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

然自無四者之衆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



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能之  
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意之不能再問也或  
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  
之方乎曰克己去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  
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慮而容其潛  
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  
則其所以求仁之功  
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發**爲仁者當使生生之心周浹於彝倫之內而至誠無息  
則此心大公無我善與人同不過謹於世不轉恣於身克伐  
自無所乘怨欲自無所偏此源清而流不濁也夫子云不知  
其仁者恐制於外而未必善其中也程子云情慮不能再問  
非也朱子謂仁之名義古人當小學時已有  
分明訓說則告以未必仁自不待再問也

子曰士而演居不足以爲士矣

**真**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真**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而重遷者故注云慎安處情漢卿曰於意所便安者德德三  
不忘則於義所當爲者必不能句所能矣此中朱子  
注也或曰居者休息之謂懷居者然則居休息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何曰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

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  
不殆哉

危訓厲謂自嚴厲也危訓高峻義見證緇衣言不危行  
行不危言彼說不危生說危朱子仍用註注者意謂高下俗  
也庶幾危正也王氏疏證引此經於義尤長言孫者不正說  
亡意順人之意可婉道之也皇疏引江說以孔子之對陽貨  
爲孫辭以遠害此所謂大人者  
言不必信亦所謂貞而不諛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不必有勇勇者不必  
有仁

**德**

德不可以

德中故必有言

**有德者**和順積中莫善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  
**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  
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未必有德也  
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德**由禮將窮理而積有德者積之既厚發之必能浚詩  
朱子曰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陸子解曰博學審問  
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其文皆道其平日之學貫中之蘊  
而不詭於聖人此有德必有言之由也仁者誠愛無私凡事  
之有宜於人者必果決以行之強恕求仁輔以剛毅勇也禮  
所謂以次勸事以勞定國推之見危授命如逢比之孤忠勇  
之所施皆仁心之所發也若遇事之有害於人雖小不為却  
易益之氣過易緩之欲不使不仁之事加乎其身孟子所謂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  
下而弗爲皆仁中之勇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

而有天下

釋文适本又作括  
羿依說文作羿

**釋**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羿羿炙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此二者皆不得以應終焉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

**釋**南宮适卽南宮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羿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禪而有天下覆之後至周武王亦育天下  
**釋**羿事見左氏襄公四年傳滅相乃羿事非羿事集注誤弄左傳作澆古字通借邢疏曰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

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此三者雖不經  
難以取信要之帝嘗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  
非復人之名邢氏此疏直鈔尚書孔氏疏不加別白式三謂  
羿射十日或是羣雄備痛鉏削殆盡之喻猶之女媧補天譬  
以衣職有關黃帝墜衷譬以垂法在世曲言指論等諸子虛  
烏有之談說文弓部羿帝嘗射官夏少康滅之芻部羿古諸  
侯也一曰射師許氏古侯射師之文兩歧而未定有窮之羿  
殺於浞而以爲試於少康亦乖於經賈景伯說云祖探同以  
羿名尤爲失理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以此羿爲堯時之羿  
遂據尚書無若丹朱羿之羿謂羿在禹覆之前與堯時羿並  
世而生然說文云羿嬖也其引書作羿又云讀若傲尚書諸  
注未有以羿爲名者孔子國此注言羿能陸地行舟尚書爲  
孔傳亦襲陸地行舟之語斗南遂牽合爲一據書鄭君注罔  
水行舟卽孟子從流忘反之意此云操舟謂操蕩其舟而覆  
之也竹書紀年湊伐斟鄩大戰於維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  
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是也又據水經注攷之濼山改名覆舟  
山因冢事而名顧氏口知錄亦據此以經文濼舟之濼與古  
人以左右衝殺爲濼陳義相同經文俱不得其水絕句然字

浩屬下讀金氏攷證曰十一篇言由也於未成之非故云不  
得其成然擬要也此述二人於既成之後故止曰不得其成  
斷詞也金氏說是也禹言躬稼者書曰暨稷播奏  
庶觀會是也馬注言盡力溝洫溝洫亦稼穡事

夫子不荅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馬曰** 適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  
不荅也孔子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

**適之意** 蓋以舜禹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  
子也故孔子不荅然適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入而有尚德  
之心矣不可以不與  
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夫子不荅之說** 謝顯道謂當時必有皆肯意非直不荅  
洪景盧謂南宮适言力可賤而德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荅  
金吉甫謂以然字屬下讀意已分明不須荅數說與馬氏解  
朱子注異可存參語錄載朱子之言云報應有時不然所以  
不荅又以君子爲其所當爲不計其效故不荅又於或問有  
罕言命之說此皆於尙德一贊相伐不可從也當周末時列

國權奸自矜習術可以奪命孰不爲釋爲果豈知惡積必至  
滅身祈命必在用德南宮之問夫子之贊非聖賢之顯言命  
以明報效之必然乎世或有行道而凶違道而吉者此致之  
變而不可爲常常者多且久變者少且暫以少且暫之變而  
遂言命數不足凭豈其然乎荀子榮辱篇曰仁義禮樂皆安  
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侵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  
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徐偉長中論參本著  
曰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受然行善而獲福者爲  
多爲惡而不得禍者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讀  
此經而參以荀徐之言學者可以無疑或曰此編所言禍福  
推本天道是矣而與釋氏果報之說得毋同乎曰積慶積殃  
聖經必昭但釋氏以果報在前生後生其說誣耳人之前世  
爲祖父人之後世爲子孫是以天之報應不於其身必於其  
子孫此經言稷有天下理正如此自釋氏輪回之說則祖  
父子孫氣不聯屬如萍水之相遭且以張家之  
善惡轉移爲李家之禍福錢竹汀辨之詳矣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高言卷第一  
子曰雖曰

君子猶未能備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終食**造次顛沛之頃持之不堅而瘠人肥己之心由此而生故治賦治賞之可使南面之可使者君子也而夫子曰不知其仁克己復禮之請事者君子也而夫子曰三月不違仁全仁甚難而不仁之有不得不爲君子勉亦不能不爲君子勉也小人之於仁捨己已甚雖有怵惕惻隱之心不能一日守之也由是益知日月至者與三月不違之同爲君子也以其有不仁而已用力於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



矣

釋曰：據孔注，慰勞之道不可已，教誨之道不可缺。明二者之互用也。據詩：「臨臬筮引此言志之則勤勞思之忠之則教誨之二者分說，要皆統言倫類之事也。申蘇說者以慈父忠臣分之。臬，臬也。泉，據孟子教人以善，謂之忠。以誨為師之誨。子弟父師一例式三謂統言之者是也。

子曰：爲命神謨，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

產潤色之。

釋文曰：創，依說文是創，痕字。創制之字當作創式。三案草，依說文是斗，襟實之名。後人借草爲舛，創亦舛。

之借字

釋曰：孔曰：辨，謀也。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野，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辨，謀也。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吾東里，因以爲。

說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謀**以下四人皆鄭大夫革略也創造也謂造爲革乘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大叔討尋究也論譚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

虛便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命**者聘會之書關於使者未行之券也以聘禮言之誦行之曰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左接聞命迨宰執圭以授使者受圭取綵以受命其行聘之日几筵設授者出請命實入升西楹西東面受命此所謂命卽彼聘禮之所謂命也左傳僖公三十六年展喜受命於展禽以犢師此又犢師之有命辭也禮使者受命不受辭此言隨時應對辭本無常不可以受而命則先時爲之也聘禮於陳幣之辨夕云史讀書宰執書此書言享幣之數於誓竟之時亦云史讀書此書言誓告之辭或據此以證爲命誤也稱諾草創以其能謀使謀可否而議器起於此發其紛糾而治之曰討循其倫大而議

之曰論世叔美秀而文諸于掌故而才又傑能討究其失論  
次其是也修飾注訓增損者修短之修朝長是修有增義明  
增之以暢其意也古拂拭之字用飾說文刷飾互訓是飾有  
損義謂芟劑其辭之餘冗也聘禮記爲命之法辭多則史少  
則不逮是辭不可不增損又云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  
不及百名書於方是增損任意也三者既定子虛乃濶釋之  
而使之振朱焉此爲命之善也其事又見左傳襄公三十一  
季語有不同者或先後異時所爲者不同抑此所言夫子所  
位置也

**釋**又曰馬注云行人掌使之官者凡行人有專官有兼職  
行人之見於春秋變者凡六皆以執齊春秋襄公十一季楚  
人執鄭行人其齊楚不能敵晉悼而遷怒於無辜之人也襄  
公十八季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晉不能正衛伐曹之罪而執  
使人也昭公八年楚人執陳行人于轍師殺之楚不能討陳  
殺太子之罪而執之傳曰罪不在行人也昭公二十三年晉  
人執我行人叔孫婼魯取邾師被愬而執之罪亦不在婼也  
定公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羣知難而行納楊楮六十

於趙簡子范獻子怒而執之也定公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  
宮結以侵衛衛侯欲叛齊即齊而沮於諸大夫結精自執以  
成齊之盟也凡六行人或專官或非專官未可臆斷也周官  
大行人掌大賓大客小行人掌使適四方說者謂二職不言  
齊史亦是兼職然司儀等職平日必擇一官以統馭之此正  
行人之有專職者耳左傳桓公九年韓服爲巴行人文公四  
年甯武子不若湛露彤弓使行人私焉成公七年巫臣道吳  
於晉實其子狐庸使爲行人於吳襄公四年穆叔不拜肆夏  
文王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襄公二十六年秦鍼如晉叔  
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襄公二十一年樂  
盈揚鬪辭於行人友公四年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襄公十  
二年備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此皆行人之  
有專職者鄭子羽亦專官襄公二十四年傳鄭行人公孫  
揮如晉聘襄公三十一年傳衛襄公如楚過鄭而聘子羽爲  
行人此其爲行人之見於傳者昭公十八年鄭使行人告吳  
於陳侯不言其人或他官攝行也襄公二十九年鄭伯有使  
公孫黑如楚伯有曰世行也則公  
孫黑世爲行人茲在子羽之考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釋** 子曰惠也

子產古之遺愛

**釋**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

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釋** 子產謂子太叔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所

以矯子太叔懦弱之弊刑書之鱗不過申明已墜之法亦不

足爲子產病子產爲政以寬仁著績其事班班可考

後儒明治鄭必以嚴猛成功能成功卽爲惠者謬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釋** 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

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

**釋**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政紀其政亦賢大

夫也然不能革其潛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

卒召白公以致弱亂則其爲

人可知矣彼哉彼哉外之之聲

馬注以子西爲鄭大夫與子產連言之也朱子於或問引吳才老說云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由也駟夏未嘗常國無大可僭宜申謀亂被誅相本又遠宜皆所不論者故以爲公子申是朱子不用馬注之意也注云遼國改政見左氏昭公二十六年定公六年哀公六年僖公之亂見哀公十六年傳沮用孔子事見史記孔子世家彼廣詢五寅引作彼哀也又五紙引堉蒼彼耶也佩觿亦引作彼矣作彼訓耶其義甚通孔子僭楚昭王知大道而惜子西輔君之不義以彼邪身之也

### 問管仲曰人也

**管仲** 魯詩言所謂伊人也猶言此人也

**管仲** 人也謂當時人稱之是可僭爲人也詩匪風正義引論語鄭君注云論語人稱同位人稱之辭此經鄭君之注不全而詩正義約其意以言之以經言伯氏故云同位人稱之辭式三謂經舉伯氏事明管仲治齊有尊政取所人稱是以稱

之爲人也表記仁者人也樂君注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孔正義曰引春秋傳者此成十六年公羊傳文欲人愛此行父特言舍之引之者顯人是人稱相存愛之義也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會沒齒無怨言

釋文本  
疏作蔬

真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

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會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

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藉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聚乎其未有聞也

後伯氏名展見皇統駢孔注以爲地名春秋莊公元年齊師遷紀邢鄆鄆應劭云邢一作駢後爲伯氏邑此與孔合也三百孔注以爲三百家坊記疏引鄭君注正同古邑大小不等易云邑人三百戶則三百家亦邑也一日駢之邑三百邑

謂四井之邑也左傳鄭備百邑鄭志云邑方二里是也詳見  
千室之邑下孔以無怨言爲奪之常理皇疏以爲伯氏有舉  
奪之劉氏新序以管仲奪伯氏邑與商鞅用刑並論裴氏三  
國志注引習鑿齒說以伯氏無怨與諸葛武侯之使郤立眾  
泣李平致疾同類例舉蘇氏論語解亦引諸葛事爲比古義  
相傳如此然則此所謂奪卽周禮取貧之恣也朱子引荀子  
仲尼篇文以證此經周燭齋謂荀子言與不言奪自是困事  
且據是則桓公奪之與經文亦不合荀子言富人其敢拒者  
富人莫敢拒敵其富  
亦非無怨言之意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謂富貴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  
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釋文綽本作  
驍驍正字綽

或字見

說文



**集注** 孔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也家淫每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賤辭小國大夫政煩故不可爲

**集注**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賤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賤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賤薛國小政煩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後集** 下章稱公綽之不欲而此章其不可爲大夫以此知學者之學未可謂人欲淨盡卽是天理流行也然則以不欲列四德何也曰銀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薛敬軒言之矣則博洽之私欲學者必務去之此成人之一也

### 子路問成人

**集注** 成人猶言至人

**後集** 人道難成故問之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

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馬**曰：臧武仲魯大夫，臧孫乾公，驪魯大夫，孟公。韓岡曰：卞莊子，卞邑大夫。孔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也。

**武仲**魯大夫名，臧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營心，窮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柔，粹然無復偏倚，敦禎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注**以莊子爲魯卞邑大夫者，荀子大畧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致過卞，諫許外傳十云：魯與師卞莊子請從，新序八云：齊與魯戰，卞莊子請行，是魯卞邑大夫之證也。卞正字作弁，禮弓弁人有其母，歿而孺子泣者，左傳云：季武子取卞，本是一地。知麻勇藝，四人分得之，則爲材，一人合得之，幾於全德，故四人之品不及子路，而子路不能及四子之博。

長且不能兼有之夫子因以勉勉之也文孔注謂加文有加  
增之義固可通又云文成也此三字疑何注樂記證減而進  
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鄭君注文猶美也善也美善  
與增成義互相足一曰說文文鉅蓋也象交文易傳物相謀  
故曰文義同文以禮樂即文王世子所謂禮樂交錯于中有  
恭敬之心而以樂化其拘有和易之趣而以禮酌其中也知  
廉勇藝合之既變於醇而復交錯之以敬與和是謂成人亦  
猶實也義見學而篇此言亦可成人之道實如此也下言亦  
可後世之取風  
人者實如此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  
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釋**

馬曰恩義然後取不苟得

也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

**釋**

便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

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

言詩待樂  
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理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臾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戒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輔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問**王伯申曰有非問者亦加曰字以別之者語更端也上節言成人君子律己之全功下節言成人季世取人之寬法此節更端也集注程子誤以公綽爲仁又以知仁勇藝文以禮樂爲非大成此淺言知仁禮樂也胡氏貶先賢說不足信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盲不笑不取乎

**問**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誼也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買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謹之士故常時以三者併之

**禮弓**注亦云文子名拔或作發今皇疏本作拔釋文拔皮八反邢本爲枝朱子注同

公明買對曰以昔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論衡

用引此經作豈其然乎

豈其然乎與今本異

**馬**曰美其得道

嫌其不能悉然也

**厭者**苦其多而厭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勞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譏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知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商書豈火漢多用爲庶幾之譬引申之爲疑詞然其徘徊審顧之意一也見禮文段注

子曰臧武仲以防來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防**孔曰防武仲故邑爲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莒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垂廢二黜敢不避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未也武仲得辜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遶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于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出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與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要**表記云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是以防卽見要君也皇疏引賈氏曰奔不越境而據私邑此正  
要君也

子曰晉文公諂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諂

晉於文  
作晉

**諂**鄭曰諂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巨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長諂而不正也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星正而不諂也

**諂**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諂詭也二公皆蒞夷盟主據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諂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諂**諂謬欺天下也見說文晉文公諂鄭君以召狩言朱子以城濮言齊桓公正以召陵言皆一隅之舉耳統三傳觀之均是尊周室也而桓於各分猶不敢越均是恤諸侯也而桓於信義猶不敢渝荀子云五伯以讓衛爭依乎仁而蹈利後之論齊桓者因多過刻之論式三謂桓公知守正道有時持之不堅僞心彘之所行遂未必皆正然惟其知守正則寧之

正者爲多時有僞心而外猶節于正觀傳所載爲略內則問  
鄉長以舉賢外則反授地存公國功高威立受胙下拜皆奇  
文之所不能爲卽執里連鄉亦依周制而變通之足甲兵以  
整武備亦克詰戎兵之道未可一概廢之也晉文則以正道  
爲不必守而裂冠毀冕之甚者矣陳用之曰晉文之論非正  
正也齊桓之正非甚誇也正不勝誇故謂之誇而不正論不  
勝正故曰正而不誇陳說亦明漢書鄒陽傳引孔子曰齊桓  
公法而不譎顏注謂守法而行不能用權此又一異說近儒  
亦有主是說者式三謂晉文不正  
而許以能權此必不可行之說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歾之管仲不歾曰未仁乎

集解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卒  
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仲召忽  
卒公子糾出奔齊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  
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歾之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  
知弒襄公督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



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仲召忽成之管仲請囚  
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管忍心害理  
不得爲  
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釋義** 孔曰誰

如管仲之仁

**釋義** 九春秋傳作糾管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  
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淡許之蓋管仲雖未得  
爲仁人而其利澤及  
人則有仁之功矣

**釋義** 皇疏曰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  
裳之會十一范甯注曰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季會鄆十五  
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季會榘二年  
會賁三季會陽穀五季會晉城七季會甯母九年會葵邱凡  
十一會又非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會釋文所引  
范注及鄭君說畧同惟會北杏下有又會柯字會甯母下無

九年會葵邱字此爲吳百朱子讀九爲糾據僖公二十六在左傳文也以用也三國志陸績傳引經以作用不用兵直者謂兵戎禍息不傳指會合時言也禍其大下兵管仲轉莊中夏息其兵禍正本仁心以行之也如倫乃也皆如黃如然學子法言學行誦如其富如其富吾子篇如其智如其智問道篇恣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等如謂爲乃之證也謂管仲未純于仁則可以不疚糾難爲未仁則不可曰乃其仁乃其仁者以其仁之顯著於天下徵其心之不稷忍於所事之人也孔注法誰如其仁誰字添設且云誰如許之過情矣翟暭江謂召忽殺身成仁仲有功亦得如忽之仁此說未是辨見下盧氏體山札記據昭顯意成尤成及今袁簡齋之說以此僖桓公管仲乃齊論不勝之言盧氏又謂思論語者如荀卿與起之僑亦出其中故有比德而不純之論其說尤非也孟子言管仲功烈之身夫子稱小之說也僖五伯齊桓馬盛解管仲天降大任此經係仁之說也言豈一端而已且荀卿黜霸崇王不得疑以崇獎霸圖與起乃管仲之後盧氏以爲會子之徒亦疑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集注**

子貢意不決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後案**

不決又相用意並舉下匹夫節者不決之無害於仁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披之  
齒字

**集注**

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

下也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也何曰受

其賜者謂不被

髮左衽之患也

**集注**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擯夸狄皆所以

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夸狄之俗也

**後案**

齊桓公之時准考癘杞與狄區邢滅衛而溫亦滅矣楚

滅漢陽諸國而北伐至鄭矣山戎病燕矣王子帶以揭拒泉

泉伊雒之戎問伐京師入王城

焚東門矣非管仲何以制之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傳**王曰經經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成之未足洩竊不疾未足多非成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成

**疏**陳小信也經經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于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成實常仲始與之同難遂與之同成可知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成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齊桓不可同世之管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善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琚魏徵不疾建威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善于義矣後雖有功何足驕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也

經到之借字謂斷頭也溝瀆魯地名亦名句瀆亦名穀  
春秋桓公十二年盟于穀丘左傳言句瀆之邱句溝穀古同  
聲通用史記齊世家遂殺子糾於鉅瀆索隱曰賈逵云魯地  
句瀆又按鄭誕生本作萃瀆論語作溝瀆蓋後世聲轉而字  
異後漢書應劭傳管召忽殺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  
瀆皇疏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據文攷之是子糾召忽  
身死同處地在魯之句瀆經言匹夫之諒正指召忽知仲之  
可不死矣春秋魯小白入齊又魯林齊襄公穢又書乾時之  
職是桓公先入而靖國難糾後至而見拒猶爭國於靖難之  
後則糾之舉著矣管仲苟有助惡之謀則當請罪受戮于齊  
齊而赦之則當感恩報効也管仲苟無助惡之心則糾死  
與疾惟其親暱任之也王肅謂君臣之義未成其僞探家語  
於致思屬鼻入此說朱子謂管仲親北面而君之安得發其  
未入國而死乃托於君臣之義未成式三朝糾苟含冤而死  
即以友仇不同國例之仲豈可以相桓此王說固不足據矣  
程子謂桓兄糾弟三傳無明文管子大匡篇齊儲公生公子  
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序子糾於小白上莊子荀子韓非子  
俱有桓公殺兄之交漢書淮南王傳溥昭云齊桓殺弟以返

國語略注云漢文是兄諱兄解弟則糾之爲兄未可據矣雖  
然程朱二子言管仲可不死其意固是也後之駁注者乃有  
聖人重事功賤守節  
之論不尤悖謬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國語** 孔曰大夫僕本文子家臣

之使與己並爲大夫同升在公朝

**國語** 臣家臣公公朝請薦之

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國語** 孔曰言行

如是可謹爲文

**國語**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謹法亦有所謂錫民褻位曰文

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

也忘己二也

事君三也

**後論** 注云行如是可謚爲文者  
頃書談道必躬行之始爲貴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矣而不喪

**卷**  
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矣  
其喪

**釋** 孔曰言雖無道所任  
者各著其十何爲常公乎

**釋** 仲叔圍卽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之喪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佞則爲之也難  
說文作慝也詐慝語也  
段氏以此作當作詐

馬曰作慙也內有其實則  
言之不慙實者爲之難也

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  
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如馬說言之可以無愧者由平日之積其實  
此謂爲之難也後漢書皇甫規傳論引經正同

### 陳成子弑簡公

馬曰成子

齊大夫陳恆也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  
君名壬寧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陳虎賁貨叔孫州仇孫武叔陳恆僞  
成子此經不以孫之字之謂之定矣也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馬曰將告君

必先齋齊必沐浴



**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忍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傳** 史記六國衰曰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三國終之率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然則請討之計行大義著於天下所以弭篡奪而正綱紀者不由此哉此事不行而駭國勢成四篡逆之國橫於天下

公曰告夫三子

**傳** 孔曰  
謂三卿也

**傳**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傳** 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今使我往故復往

**陳**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恣所必討大  
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後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

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

**陳**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疆臣繫有喪君之心實與陳  
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  
淡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  
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  
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  
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  
得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  
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  
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

仲尼此舉先發後制可也

**外**注程子說前左傳所錄夫子之言又謂夫子必告方  
伯未是也聲舉致討勝齊固夫子所預籌者以籌策戰勝焉

不以義而義之說時矣當是時兵以義起臨行時遣使以告周宜也迂滯于不可行之勢以敗其成謀非義也

###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集註** 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

**集註** 犯請知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

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集註** 依孔注是犯則勿欺也依范注是犯先不欺也尋釋經

指戒欺勸犯二者反正言之子路忠信則不欺果斷則能犯

精言之則二者

皆非易盡也

###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集註** 本爲

上末爲下

**集註**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

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污下

通者通曉之謂下  
達如漢書九流之類

#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集說** 孔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于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折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依孔注**學謂誦論經典以所講論者身體而力行之謂。蓋于己不能躬行則所講論者徒益助于人也如此則經文二字之義甚憚釋文爲于僞反是依注定讀也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爲學也以爲禽犢荀子引此經而上

下文皆申此經之義其云以爲禽饋者禽饋饋獻之物也謂所講論者徒饋獻于人而無益於己也是荀子亦以學指講論經典也揚子法言學行篇曰學行之上也言之大也咸無焉爲眾人經庶爲人而稱以學者設其次也程朱二子言學兼知行爲人欲見知於人蓋明好名之心未淨雖終身爲善而善未純歟不如从古注之爲確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蘧伯玉孔曰伯並

蘧大夫蘧瑗

蘧伯玉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伯玉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盡過也  
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

**與之坐敬其主** 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  
算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音  
之音愈自身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淡知君子之心而  
善于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  
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季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  
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宜著不惟  
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克己身皆是過** 不知過之難改能用克己方知自朝至暮  
自頂至踵無非過失乃知改過之難此其所以不敢言寡過  
而曰欲寡過也注引莊子說莊子則陽濞遵伯玉行年六十  
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輔之以非也未如今之所  
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此注之所本蓋伯玉年五十而知四  
十九季之非此句  
見淮南子原道訓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朱注重出

程疏以此經連曾子語爲一章夫子言之曾子申之也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朱注孔曰

不越其職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爵之祀者因上章之辭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此言位者以職位言是本義也。程疏曰誠人各專己職不得濫謀闖他人之政也。邢疏適上爲章云戒人之僭濫侵官也。張敬夫云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張氏蓋參易言之也。然講家因之有以心爲位以此心動而妄動爲不出位。殊失經情。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恥者不敢盡之**  
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朱子**以辨諸解俱謂言過其行爲可恥目朱子謂如諸說經文而字當作之字式三謂其言而過其行六字連讀若說原通據皇本及舊失論交際屬而字正作之字亦可存參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如此

子貢方人

**子曰**比方人也

**方比也**



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賜**

孔曰不

暇比方人也

**賜**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于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爽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澹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賜**

方人鄭君本作誦人謂言人之過惡也見釋文史記弟子傳子貢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意正何遜谷讀書

在左傳襄公十四年庚人禱正義云禱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公四年季康子禱于產國語屬王虐國人禱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禱式三祭矣誣爲禱直陳人惡爲禱事分虛實而古人文字不嫌用用也夫子言夫我不暇者夫彼也我猶己也如吾往吾止之例彼己則不暇言常急己而寬人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集註 王曰徒

患己之疵能

集註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尊益發

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集註 孔曰先覺人情者是甫

能為賢乎或時反怨人也

集註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詞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為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集註 孔注怨當作覓見釋文逆億先覺者未必賢或反覓枉人也朱子謂不逆不億而詐不信聰明人自能覺之如曰動

言肆知其誘我燕王告霍光反昭帝知霍光不反燕在遠如何知數日內之事據朱子此說是先覺有實徵以人之辭貌而覺之以平日素行而覺之以時事不侔而覺之皆先覺也謝顯道曰賢者於事能見之於微謂之先覺如履霜可以知堅冰也此亦謂事有朕兆而覺之也

外注楊氏說朱子於或問闕之矣

微生畝謂孔子曰正何爲是栖栖者與燕乃爲佞乎

微生畝名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屈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說人也

微生畝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屈蓋有齒德以孔子爲侈於辭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固包曰病世固

願欲行道以化之

**患**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  
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淡矣

**疾** 疾痛也固錮通痛憐斯世  
之錮蔽不能不言而非佞也

子曰駘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駘** 鄭曰德  
者調良之謂

**駘**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駘雖  
有力其調在德人有才而喪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德** 德思寡之德也

**怨** 或人所傷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見** 見老子道

德經思始章

子曰何以報德

**集注**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後** 事必推之可通始爲情理之正苟行於此不可通於彼卽過乎情而拂乎事之理此非獨報怨報德然也五禮之殊喪賤五服之辨親疏五刑之分皆從先王皆順其自然之理而撥正施行取之萬世而無弊後世或欲過从厚於一事而例之他事遂不可通矣管仲辭上卿之禮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何以禮焉張釋之不以益廟坐玉環之舉論族曰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用何以之辭與夫子何以報德一詰語意正同

###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集注**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替而德喪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

所宜詳玩也

**後案** 以直報怨有二說朱子或問曰周禮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或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所謂直也此一說也集注則傳言一己小怨之不必讐者又一說也難之者曰報怨者以至公無私而報德者必有私矣聖賢可私于所厚乎曰國語言報生以或報賜以力禮曰親無失視故無失故春秋之法為尊者諱為親者諱豈不私於所厚乎彼以德報怨固老氏壞敗聖教之說不則德怨俱以直報之亦所謂執中無權者均之賊道而已

子曰莫我知也夫

**集注**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後案**

此歎道之終不行也下數章以類駢敘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

**集解**

子貢怪夫子言何爲莫已知故問也

**後案**

何爲猶何謂也許近於激發故問之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集解**

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孔

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何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惟天

已知

**集解**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

自然上達此但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  
而致其知也然淡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  
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之故特語以  
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君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  
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裏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  
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  
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集解**

據孔子國注下指人上指天下學猶言習練世事上達

知天命之窮也知我其天天諒其後道則隱之心也式三得下

學則訂贊修之事上達所學通於天也聖人刪訂贊修倦倦斯道之心上通於天而天自知之漢書儒林傳言孔子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不用於是序書傳紹崇論詩經周禮成春秋曉而讀易下卽引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及此經下學而上達以證之是漢師相傳如此史記世家引此經於獲麟後作春秋辨說苑至公篇引此經言夫子修春秋精和聖制上通於天大指亦相同也程朱二子謂聖人自言悟道精微惟天知之中之者說極元眇於不怨不尤之語亦未際貫矣章內曰言天一爲未定之天一爲已定之天一爲氣數之天一爲義理之天謹守程朱者如金吉甫亦復致疑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九經字樣曰寮上从穴下从火論語承諫省作寮按史記弟子列傳作僚

索隱作僚又作違

爾雅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孔子曰景伯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或志季孫信說悲子路也鄭曰吾勢力爲



能辨子路之無事於季孫使之諫

察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義注**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諷也

大夫子服何也夫

子指季孫言其有疑于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誅寮

**後案**

史記弟子列傳有公伯僚索隱引無周古史以駁之馬

注誤也原伯各何非何忌孔注亦譌邢疏料之舊說或以惑

志絕句於公伯寮連下讀言力不能解季氏之惑而當能誅

寮也式三謂經曰固曰猶是轉語晉肆諸市朝明示其罪非

解季氏之惑則不

可鄭君注是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

何

**義注**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

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于利害之際則不待

決於命而

後寮然也

之自然也道之順也即所以卜天運之否泰也朱子注云聖人不待決于命本于尹氏義見子謂顏淵章朱子文集載陳安鼎之說曰公伯寮其如命何斷以命而安之之辭此即是聖人樂天知命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無疑忌顧慮之意聖人之所謂命與常人之所謂命不同而情異陳氏說足為性命之命朱子于或問駁之詳矣

### 子曰賢者辟世

集注孔曰世主莫得而臣

集注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大公是也

### 其次辟地

集注馬曰去亂國適治邦

集注去亂國適治邦

### 其次辟色

**異辭** 孔曰色斯舉矣

**集注** 禮貌衰而去

### 其次辟言

**集注** 孔曰有

惡言乃去

**集注**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 子曰作者七人矣

**集注** 子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  
范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八接與也

**集注**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集注** 皇那疏引鄭君說云伯夸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蕢長沮  
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小蓮辟色者荷蓀接與辟言者七當爲  
十字之誤也又王弼說七人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  
下惠少連是舊說以作承上文所近言也筆解曰避世本無

爲作者本有爲顯非一義七人之於固難條列但明作者實  
非隱淪昭昭矣七經小傳作讀如作者之謂聖之作爾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也此  
本解解而條列之與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  
爲之者與

**晨門**晨門者闢人也包曰言  
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強爲之

**石門**石門地名晨門掌晨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  
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  
是諷孔子然不知聖人之  
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皇疏**石門者魯城門外也晨門守石門晨昏開閉之吏  
也魯人也自從也朝早開見子路問從何而來子路答曰我  
此行從孔氏來也據皇疏是夫子周流在外使子路歸魯值  
莫而宿於魯之城外故有此問答之辭曰知其不可而爲之

正指聖人周流列國知道不行而捨欲挽之晨門知聖也後漢書蔡邕傳釋誨篇石門守屐注引鄭君注石門魯城外門也張皓王襲傳論注亦同皇疏即本鄭君注皇曰魯城門外依漢書注當作魯城外門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吹南弟二門名石門問百詩以此證鄭君注

于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荷亦作何

見釋文蕢作夾見說文與吏更字異

蕢草器也

有心謂契契然

蕢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擊磬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說文徐氏通論上

引此經荷蕢作擔縲子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經** 此經經徒信己而已言亦無意也

**經** 經石聲亦專確之意

履臨依皇邢二疏既已也擊哉譬中之聲可鄙劣也經經乎莫已知斯己而已者此鄭哉之事言譬聲經經然無知己之人惟堅信於己而已矣疏申何解如此一日斯己而已言世莫知己既一己之孤而已也朱子注云折己之己作已乃隸書傳寫之誤古篆己已二字迥異依何氏所見本當作己也史記世家繫此事於三至衛是時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荷黃云莫己知情事亦合呂伯恭曰荷黃謂世莫莫知此身視一世人即不是聖人天地同量之心

### 澆則屬淺則揭

**揭** 包曰以衣帶水爲屬揭揭衣也言隨世

以行己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揭不爲

**揭** 以衣涉水水曰屬揭衣涉水水曰揭此用句衛風鮑有苦藜之詩也諷孔子人不知己而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揭** 爾雅云以衣涉水水曰屬又云絲膝以下爲揭絲膝以上爲涉絲帶以上爲屬鄭君注論語服氏注左傳皆云由膝以

上爲厲者揭止由膝以下而膝以上至帶以上涉與厲爲通  
名韓詩傳又云至心曰厲諸說雖異而以不解衣爲厲則同  
厲者友任濡水以喻事不可救揭則欲潔其衣以諭欲濟其  
世皇疏申包注如此說文引詩作深則疏解云履石渡水也  
疎或作瀆戴東原詩攷正據之以厲爲石梁又引水經注河  
水篇云段國沙洲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梁有厲  
之名衡詩淇梁淇厲並稱厲固梁之屬詩意以淺水可褰裳  
而過水淺必攸橋梁乃可過禮義之大防不可踰王氏述  
聞取戴說式三謂爾雅說文說

###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釋** 末知己志而假設己所以爲果  
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

**義**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未嘗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  
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  
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  
苦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何解以難為結難之難史記云帝本紀索隱曰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似以往來之辭難孟子禽獸何難焉亦同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雪何謂也

**釋**

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

**釋**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不雪之名未詳其義

**釋**

依孔注諒陰是器中陰默之義依鄭君此注及禮注諒

陰凶虛字或為梁闕或呼梁庵喪禮未葬橫一木長梁于東  
墟下著地以舛被之既葬則翦去舛以短柱拄起長梁謂之  
柱相喪服四制注諒古作梁相謂之梁闕讀如鴉鷄之鷄闕  
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楯也惠牛農曰古之闕今之庵也  
釋名云草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誅茅為屋謂之翦屏非  
庵而何庵頤為陰會南讀為任古今音異邪疏詳引左傳杜  
注孔正義諒陰釋服心寒之名此大謬也書無逸曰三年不  
言其惟不言言乃龜三年中不自出令亦非竟不言也問何  
謂者請詳事實欲知所言者何事所不言者何事子張蓋疑  
不言者之別有所指  
其政事則待于言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冢从勺从豕俗

作冢乃古豕字

馬曰己己百官也孔曰冢宰天官

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

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

生於父母喪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

疑此也始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

以起也夫子告以聽於

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冢宰可以聽政者禮待其人而後行也夫子言古之人

皆然以當時不能然也當時列國之君政屬權臣終身不能

自振備謂三年

內宜速速政哉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六八位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子曰修己以安人曰

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也人謂朋友九族病猶難也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  
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皆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  
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  
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難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  
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白吾  
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  
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  
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府知皆由此  
出以此事

天皇帝

管子曰：君子上位之君子也，人當臣也。尚書皋陶謨在知人，洪範人無有比德，人用錫，頗僻人對，民言詩假樂，宜民宜人，亦同正身正其臣，正其民治之漸及者然也。上章言禮，此章言敬，下二章見不敬者之壞於禮，修己以敬，循此禮以踐之，而已安人安百姓者，禮教所達，朝野胥安，禮之不可以已也。如也。

### 原壤參俟

**原壤** 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臨待孔子。

**原壤** 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者氏之流，自放于禮法之外者。夷踞，踞也。俟待，私言見孔子來而踞，臨以待之也。**臨** 尊容至則趨以迎，降等之心，以而待夷踞，以俟非禮也。皇疏：據聞孔子來而夷踞，豎膝以待孔子之來，皇意以下言叩，臣故此言豎膝。

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

歎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曰叩擊也脛脚脛

曰叩擊也脛脚脛

述猶稱也賦者書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  
久生於世徒足以肢常亂俗則甚賦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  
既責之而固以所曳之杖  
微擊其脛若使勿踣焉然

老氏之流緩係者拘執禮法追情拂性非延年之道而  
自以曠殘爲養生夫子言壞禮傷教生不如死貴之深矣脛  
膝下骨皇趾膝上曰股膝下曰脛釋文  
脛戶定反俗語呼戶硬反是脛之古音

###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謹者與

曰闕黨之童子將

命者得實主之語出入也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實主之言或  
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置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宋子於或問引家語云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  
年相比海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所謂闕

黨童子豈即是人也歟此朱子未定之論也姚姪傳曰闕黨之人或使童子將命于孔子蓋其容有如成人者故或疑爲誣者此別一說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闕黨**童子罔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者也

**禮童子**當罔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籠而異之也

**皇疏**云童子不合與成人並位但執席角而坐是無位也先生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

王元恆校字